

# 真实做人

陈世旭

小时候读书，班上同学多数都反感喜欢在背后向老师告状的同学，其中告状最积极的往往是最孤立的，没人愿跟他玩儿。我自己因为常常吃这种同学的苦头——有些“状”是告状的人瞎编的，对这种同学就不光是反感，而是很讨厌了，好多年都不肯跟他们说话。

当然，那时候，告的和被告的都是孩子，都不懂事。

长大了，才知道，“告状”并非什么坏事，上面说的那种“在背后向老师告状”其实应该叫告密。古往今来，许多人为告密有功而荣华富贵。但即便如此，告密者在常人心中也未必有什么好的声誉——不论他的目的有多么崇高。而我的认识也许更为极端，目的如果不能见人，根本就谈不上崇高。

话扯远了。

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大多数人有话不说在明处，总是有些这样那样的隐衷。笔者曾经参加多次文学评奖活动，多次亲历类似的情形：对公认有可能获奖的作品，大家发言踊跃，大声喝彩；对可能有争议的作品，尤其是有明显缺陷的作品但却是自己熟悉的同行甚至朋友的作品，表态就很迟疑，目光闪烁，用词谨慎，吞吞吐吐，心里指望的是最好有别人说出否定意见，自己含含糊糊地加以附和。

平时在单位，这种情况就见得更多了：开总结评选会，说正面意见的时候，都可以夸夸其谈，一旦说到负面意见，有当事人尤其当事的领导在场，许多人就噤若寒蝉，常常冷场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一个单位要是没有一两个“炮筒子”，把话说在明处，会就往往开不下去。

世界是复杂的，有的人有话说不明处，遇上能够善意对待的人，他很幸运；有些人性格率直，但如若遇上了忌讳这个的人，他也许吃亏。结果的好与不好都有可能。这辈子我自己就因为这样的“二”幸运过，当然也吃过亏。



尽管如此，尽管我自己也不能保证做到每次都有话说不明处，我还是觉得，有话说不明处比窝在心里或不说不明处要好；敢于有话说不明处的人永远是我敬佩的人。我相信，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，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。一个人只要正直诚实，他的坦率最终是可以得到多数人理解的。

父母对儿女说话很少拐弯抹角，就是因为出于真挚的亲情。而说话经常委婉曲折的人，通常让人觉得城府很深。如果一个亲朋好友对你说话总是那么不明不白，你会觉得亲近和值得信任吗？事实上，对无论什么情况下都绕着弯子说话的人，别人往往心存警惕，而对直率的人，通常不太会有戒心。原因很简单，纯朴自然，说话直率的人，往往不会太有心计。说话直率某种程度上表明他做人的坦诚，这种人会比较受欢迎，容易进行心灵的交流，容易融入群体。即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，人们也会觉得比虚伪做作的人要好得多。即使吃了大亏，倒了大霉，他们的人品还是会得到善良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尊重。古往今来不乏这种淳朴率性的高洁诘介之士，他们心境澄明，独立于世，不染纤尘，受到长久广泛的推崇和纪念。而那些患得患失，从来都不敢伸张正义的人，就是得了天大的好处，还是会被人瞧不起。

当然，有话说不明处，是需要勇气的。马克·吐温就说过：坦白是诚实和勇敢的产物。但不管怎样，有两位名人的话，我认为是值得谨记的，一位是夸美纽斯，他说：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；一位是爱略特，他说：正义不是我们身外的一个事实，而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热烈向往。对看到的一件事情、一种行为，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除了语言有所斟酌，观点一定要明确。倘若老是费劲地去猜测别人会怎么想，长期下去，不知不觉就可能变成一个虚伪的人，一个口是心非的人。

“对自己真实，才不会对别人欺诈。”莎士比亚说得很对。而一个“对自己真实”的人，是心灵最自由的人；相反，“一个虚伪的人，一个口是心非的人”其实是心灵负担最重的人。正所谓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”。二者谁活得更爽、更快乐，不言自明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万座毛、今归仁城迹、古利宇岛在冲绳同一个方向，儿子知道我喜欢这些自然风光、人文古迹，专门包了辆出租车前往，总价 24000 日元。

按约定时间，一辆蓝白相间的出租车停在酒店门口迎候。司机一见我们，礼貌地向我们鞠躬，接过我们手中的行囊，又为我们一开车门。

司机六十上下，在日本，这样的年龄仍在开出租车的不少。上车后，瘦小的他叽里咕噜用日语向儿子征询意见。儿子转达说，问我们先去哪？要不要上高速？我说先到万座毛，再去今归仁，最后古利宇岛，高速优先。

到过冲绳的朋友形容：“一到万座毛，就感觉被蓝色包围了，美到落泪！”文字有点煽情，但万座毛的悬崖直临大海，确实令人震撼。

## 包车去看海

楼耀福

今归仁城迹是世界文化遗产，去那里的游客不多，包车司机也不常去，沿途问路好几次才找到这个古迹。

气势雄伟的百曲城墙娓娓叙述古代琉球国的烽火岁月。我联想到我曾经去过的八达岭、金山岭长城，十四世纪琉球国的北山王也用筑墙抵御外来侵袭，异曲同工啊。

更美的是，我们去的那天，冲绳的早樱开得正盛。大片早樱在古代城墙下，在盘旋曲蜒的旧道两侧，红云般一片，美极。登高望远，远处是蔚蓝大海。红的樱花、蓝的海洋，和赭石色的城墙互为交织，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互为交融，美轮美奂，可谓大饱眼福。

午饭时间，景区有快餐店。我让儿子请日本司机也来吃定食：“我们吃什么，他也吃什么，将就些，请他多多包涵。”不一会儿，儿子独自从停车场返回，说司机婉言谢绝了，还转达了他对我的谢意。

离开今归仁的时候，包车司机正在车上吃他自带的盒饭。见我们走近，微笑致意。我请他继续吃饭，我们可以等。他摇摇头，立马放下没吃完的盒饭，起身为我们开车门。

这一刻，我有点感动。去古利宇岛，因为不熟，老司机兼任“导游”，在跨海大桥、心形礁石等好几处景点主动停车，让我们尽情游玩。我们要拍合影照，他很乐意地当摄影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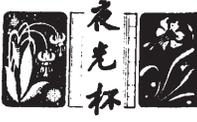
在冲绳北部度过很开心的一天，包车司机仍然从高速公路送我们回那霸的酒店。结账的时候，我特别提醒儿子别忘了付高速公路过路费，去时 860 日元，来时 1120 日元。司机说总价中已包含了，不必再付。

望着这位并不年轻的老司机为我们拉车门鞠躬送别，我好感慨。在日本，这样的出租车司机比比皆是。前一天，我们在那霸市区用完晚餐打的回酒店。酒店新开不久，司机不熟，开错路到了另一家，计价器上显示金额 770 日元。他主动关掉计价器后，再往前开，不再收费。从晚餐地到酒店原打车费在 880 日元左右，我想按 880 日元付费，司机执意不允，还连连鞠躬，口口声声“对不起”。

亲历在冲绳打的，让我想起国内出租车司机。我一位朋友平时一口男中音普通话，声音好听可与蒋勋媲美。有次打的，他用普通话说了个目的地，上路后他便打盹休息。待他再睁开眼，突然觉得路很陌生了。他用一口纯正沪语责问：“朋友，依开到啥地方来了？”司机一听顿时惊讶，反过来责怪：“依是上海人啊？依一上车就好讲上海话了。”

我在国内坐出租，也常遇好司机，但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，旅游回来，请司机帮提行李，要好话说尽，更别指望他向你鞠躬开车门了。

在冲绳包车去看海，让我愉快的是，不仅看到了海的美丽，更看到了一位瘦瘦小小的日本老司机敬业用心的美丽。



故乡在宁波，古代叫鄞，又称鄞县。

故乡有座山，叫姜山，山下有个镇，叫姜山镇，走一段弯弯曲曲的石板路，一袋烟工夫便到老家了。老家是个自然村，叫后姜，不到百户人家，都姓姜。小时候，懵懵懂懂地以为姜姓与姜山有关，读了点书以后，才知道姜是古姓，可以追溯到炎帝一支。西周有姜尚，春秋齐桓公也姓姜，想想真骄傲，再想想中国十几亿人，炎帝、黄帝只有两个，都是我们的祖宗，姓啥其实不那么重要了。

姜山，是一座小土山，方圆只有几里地。山上大树参天、灌木丛生、野草疯长。当地农民世代代习惯把祖先安葬在阳坡上，居高临下，守望着曾经养育他们的那片土地和延续他们血脉的子孙。

姜山镇，倒是一个古镇，可追溯到西汉，曾为鄞南重镇。母亲说，我第一次到姜山还抱在她手里。之后，又到姜山，已经上学了，是寒假到祖父祖母那里过年（当地人叫“阿爷阿娘”）。自然要到镇上逛逛，印象中一条运河穿镇而过，典型的江南民居，依水而建，粉墙黛瓦、栉比鳞次。左岸是一排小商铺，门前的石板路上人来人往，摩肩接踵。因为过年，人们都穿着新衣裳，有拎着果篮、提着糕点的人，有牵着气球、抖着空竹的小男孩，还有抹着胭脂、戴着蝴蝶结的小姑娘。运河不宽，水也不深，吱吱呀呀的摇橹声由远而近，沉甸甸的乌篷船，满载着一年的收获和喜悦顺流而下。有诗云：“船载新穿桥过，家家侧听摇橹声”，便是我的故乡了。

后姜，是个自然村。几千年来，中国农村是宗法社会。一个村庄，一个家族，一个祖先，子子孙孙男耕女织、集中居住。村里最高的建筑是祠堂，那是家族的标志。里边安放列祖列宗的牌位，层层叠叠，尊卑有序。听父亲说，1949年前，每年都要祭祖，隔些年，还要修续家谱，后来分阶级了，也就不那么方便了。人民公社后，祠堂成了集体的仓库，用来堆放谷物，长年失修，十分破败。小时候，觉得那个地方神秘，门呀，窗呀，关得严严实实的。又听说，里面供着老祖宗，那不是都已经成了鬼的人吗？白天，连张望一下的勇气都没有，更何况过夜，总是绕着走，绕得远远的。直到自己当了父亲，祠堂要拆迁了，才有机会进入里边，已是空空荡荡的了。

祖屋，在村中算是最好的建筑了，坐北朝南，一顺三间，还是楼房。四周砌有围墙，东头是石箍大门，走主人的，西头留着后门，走下人的。听祖父说，早年

## 故乡

——卧波堂随笔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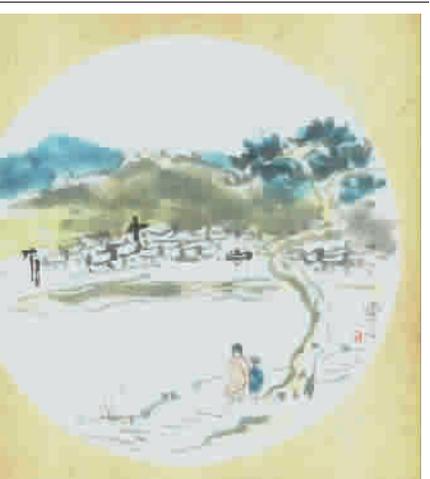
老姜

房子的主人在杭州城里开西药铺，老家道中落，房子顶给了他人。祖父买下了东头的一上一下，另外两间土改时分给了穷人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初中毕业要去边疆，母亲想到了老家，想到了祖屋，要我投靠阿娘、阿爷，按当时的政策叫投亲靠友自找出路。母命难违，我头一回独自去到乡下。那晚，祖母在油灯下，亲昵地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孙子啊，你要到边疆去，你娘不舍得，叫你到乡下来，阿娘不嫌弃，今后你抬个‘老宁（媳妇）’住楼上，我和阿爷住楼下。”又说：“你是姜家长房长孙，当年我送你阿爹（父亲）去上海，想不到如今你又回到乡下。”阿娘于心不甘那。

阿娘不识字，没有文化，却懂得人情世故。阿娘裹小脚，足不出户，却知天下事。阿娘在村里是个“角色”，有见识，也有胆识，大事小事乡里乡亲都请教她。那年我已十七岁了，自然能听懂老人家的意思。第二天便打点行李离开了故乡。一个月后，啸然万里行的火车把我带到了云南，开始了十年的知青生涯。

半个世纪后，祖父祖母早已离开了人世，后姜村被征用，成为开发区，祖屋被拆迁，父亲在镇上分得一套动迁房，应该说也算是祖产了。母亲生前和父亲做了一个决定，把祖上留下的那套房子给了我儿子。因为，儿子是我家第三代中唯一的男孩。

啊，故乡。啊，香火……



故乡（中国画）沈雪江

## 草亭秋曲

王养浩

寻秋  
怨夏未衰，思秋秋不来。月下荷塘几处白，莲舟轻推开。举樽望月愁满怀，寻秋秋何在？  
吟秋  
夜来凉风轻，朗月照晶星。夜半冷醒薄衾，屈指秋意近。唤来吴刚共饮，莫将秋吟，一醉天明。  
梦中秋  
晨曦白云蓝天，蝉鸣池碧残莲。暑气偃，翠鸟喧，群贤毕至菊坛前。梦里中秋笑婵娟，醇酒香饼思月圆。



几句，但像约好了似的，他能见着的人手里都不夹烟。

听他说着这些情景，我就想起了他吸烟的样子。他吸烟的样子，就在 20 年前倾心策划的“记者工作室”的直播里；他吸烟的样子，在曾经的城市早晨的电波里；他吸烟的样子，还在端坐于书店的惬意中。

他考验自己，烟也考验他。

人到中年。中年的身体不再很经用。病中的他，脸上多少挂了些忧虑。坐在病房里，想起前一阵有个“油腻中年”之说，我忽觉若说中年多油腻，那是岁月给的“包浆”。有了“包浆”，也就有些老了。在我看来，“油腻”本质上是由中年向老年过渡、由盛而衰的保护膜、转换色。

他显然已入了转换的岁月时光。躺在胃镜室，一根管子下去，医生

的第一反应是“你不能吸烟”。而之前医生并不知道他是条烟鬼。也许各种因素叠加，中年的身体里便混进了异己分子，盯上了他的胃。而以前，他觉得自己身体多么好使……

出院后，我们两家人特意选在一处青年旅社餐叙。之后，又相约走进一场电影《至爱梵高》。

我们借此一起庆贺——别了，一场疾病。

“一场疾病”，读书看报时常常见的四个字。生的过程会有身心状况的起伏，这是确定的。我于是想，人的生命过程，不就是使用、消耗身心的过程？——使用牙齿以咀嚼，使用肠胃以消化吸收，使用双脚以行走，使用心脑以思虑……用久用多了，就可能这样或那样。这样或那样的结果是，某个脏器、感官会不顾你的痛痒刷存在感；你感觉

## 岁月的“包浆”

严国庆

编者按：人到中年，人生里喜忧参半，生命里功过并存。中年不油腻，人生不灰色，中年应该有另一种过法。今起刊登一组《人到中年》。

我的一位好友生了场疾病。那天我在单位值夜，便请了会儿假去医院探望。

人瘦了些，脸上的血色也被疾病冲淡了些。我对他说，没什么可以送你，就几朵玫瑰吧。我选的是黄玫瑰，希望给他幸运。他接过去，放好；让我坐下，给我吃黄澄澄的橘子。然后，很认真很认真地对我说，现在烟也不能抽了，浓茶也不喝了。

这对他来说需要毅力。他是胃出血，大便发黑，全身无力，头一回尝着病来如山倒的味道。胃的出血已渐渐止住，又十分想念起烟的味道。他甚至好几回跑到楼下，想买盒烟来，但还是把这念头给掐了。他也设想，跑到走廊、门厅向人要根烟抽，聊上

## 十日谈

中年究竟意味着什么，请看日本栏。  
责编：殷健灵